

ISSUE 5 * AUTUMN 2020 FOR THE MODERN MAN

RMB 100



生活艺术的境界
THE HEIGHT OF ART AND LIV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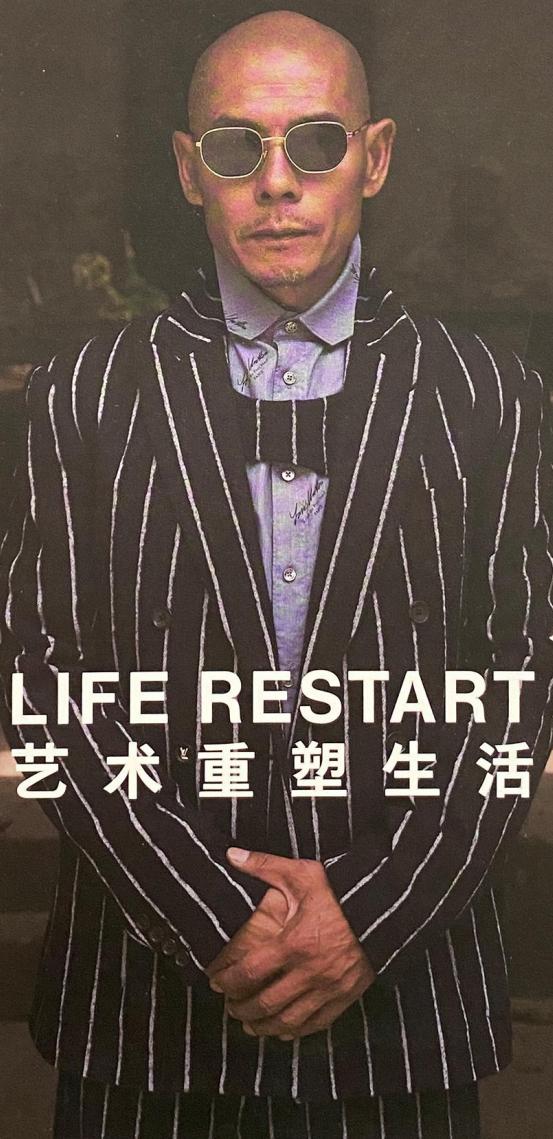
生活家

A R B V T E R

Art Revival
张洹西行纪

B6

LIFE RESTART
艺术重塑生活



撰文—刘大土 摄影—徐晓伟 形象—Moka、Alex 化妆—Kiwi @Andy Creation 服装助理—Daito 张洹作品—由张洹工作室提供

Arbiter Voice (Zhang Huan



Louis Vuitton深蓝色条纹西装、设计感
马甲、蓝色衬衫、墨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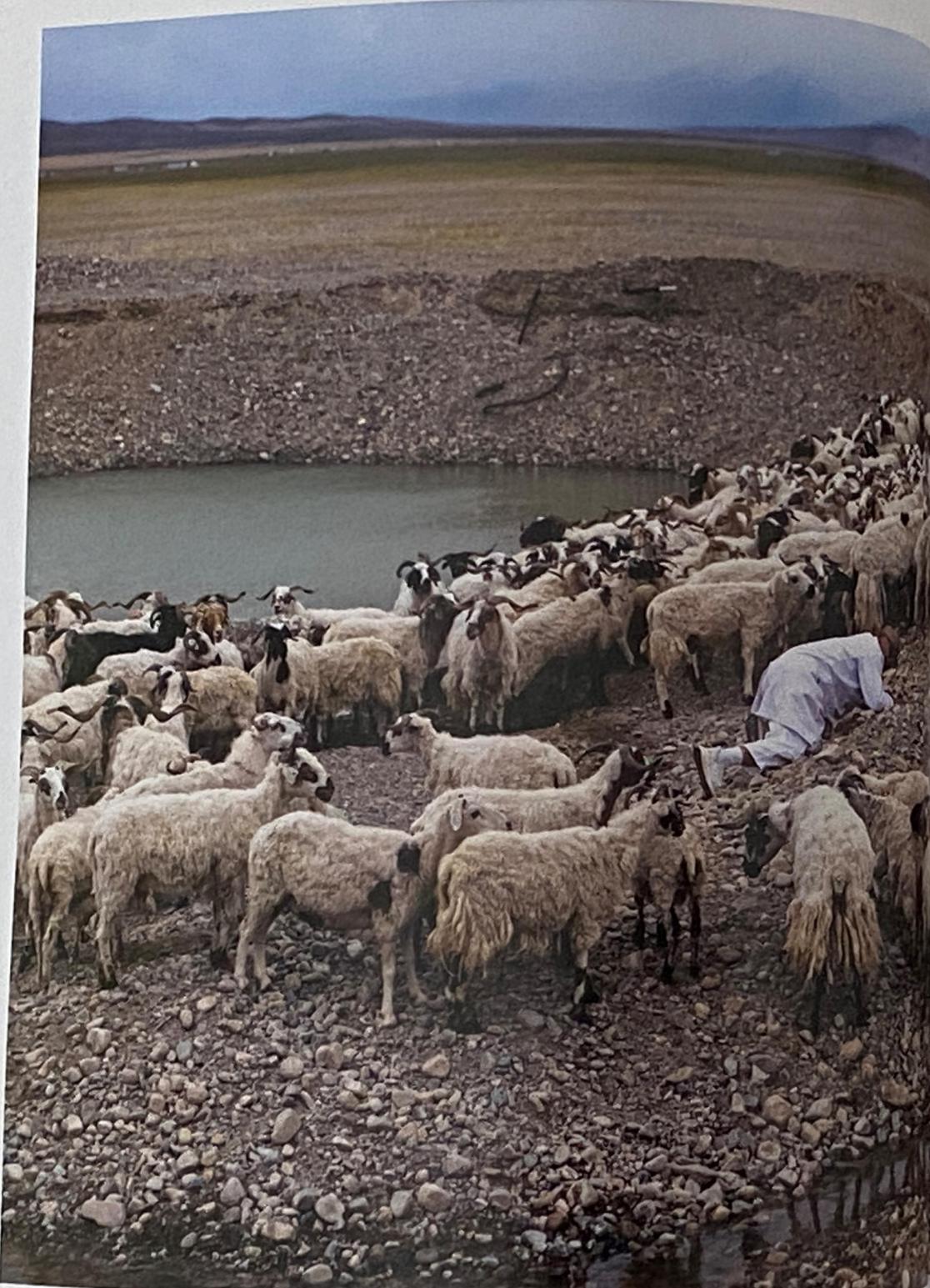
Art Revival

张洹西行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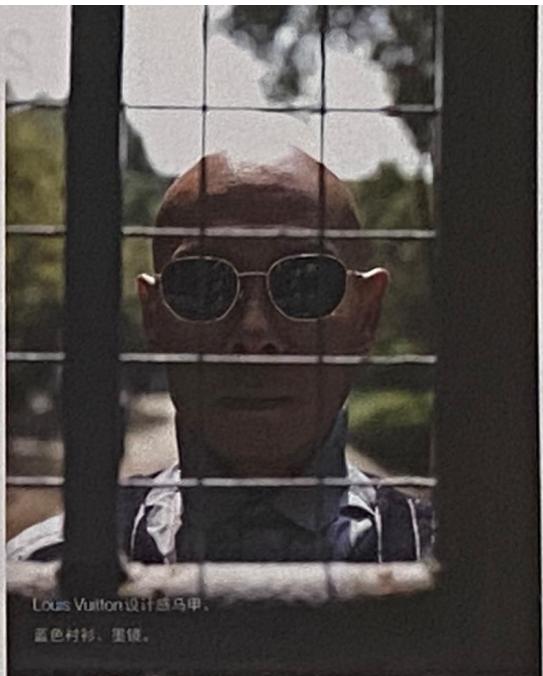
疫情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。过往像24小时无距离连接起来的全世界，一下子像被割断了。对于经历过全球化生活，在多国城市寄居、创作、游走的张洹而言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变，他却气定神闲，甚至觉得倒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九月在俄罗斯冬宫，正好有他的大型展览，他没去成，但曰“其实不去也挺好的”。此前，则完成了另一次中国境内的西行纪，与好友走进藏区，边创作，边体验，并通过视频，展开了新的艺术表达的历程。他对疫情与艺术的关系，有独到的见解。他从艺术家的角度，感受到疫情对于艺术的影响，就像一个催化剂，会加速艺术创作和欣赏方式的变革。

张洹

全球著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，是中国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，主要从事行为表演艺术。代表作有《12平方米》《为无名山增高1米》《为鱼塘增高水位》等。1998年移居美国纽约并成为从事多种媒介艺术形式的全职艺术家，在世界各大城市作艺术表演项目，代表作有《我的纽约》《家谱》《和平钟》等。2005年回中国，并多次往来西藏启发创作。2020年启动“洹洹西游”系列，并将创作延展至社交媒体。



2006年开始，张洹就不断经常往来西藏。他说，自己的DNA有西藏的血缘。西藏的大地、动物、风云，都成了他创作灵感一部分。



Louis Vuitton设计感马甲，
蓝色衬衫、墨镜。

张洹艺术工作室位于上海松江，50亩的占地面积内，有着极复合的景观：有江南的小桥流水和半亩方塘，巨型佛像散置草坪；栽着各类果树，也养着藏獒和公鸡——都呈现着艺术家本人开放、多元的趣味。外观粗朴的大小建筑空间则给人厂房的印象，陈列着已完成或尚待打磨的作品：绘画、雕塑、装置……以及从各地采集的材料：废弃的火车车厢、庞大的人形树枝和动物毛皮。张洹平时活动在最里面的二层楼。接受采访时，他安坐椅子上，气色红润，身体健硕，肩上搭一条白毛巾，像在秋天等待着收成。一个多月前，他却奔波在万里旷野之外。在一连串马不停蹄的旅行后，他在地理和文明、突发疫情与平稳常态的落差中安静下来，对艺术和生活有了焕然一新的看法。

另一章回的西行纪

在刚过去的夏天，张洹又一次去西藏。这是他第十次进藏了。2005年，在告别纽约、移居上海后，他就不断探索这个神秘高原，仿佛在回应某种宿命的召唤。

旅行也是找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。张洹说：“如果将来有可能再找一个地方安个家，不管工作或生活，得有三个条件：一是夏天不像上海这样闷热，二有可以喝酒聊天的朋友，三必须有信仰。目前国内满足这三点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甘肃和西藏。”尤其是西藏，让他一直魂牵梦萦，早已当成了精神上的家。

还有一个偶然发现，强化了他对西藏的归属感。两年前，出于身体和身份的好奇，张洹做了一次DNA测试，结果

显示有8%的藏族血统，所以如今他接受采访都会骄傲地宣称：“是的，我就是西藏人，反复过去的感觉就是：回家了。”

要追溯的话，这种感觉其实源于文明的落差震撼，与十五年前另一次更遥远的西游有关。纽约生活期间，他感觉自己是个异乡人：“一个河南人在纽约，飞来飞去在全球做活动表演，那时我萌生了一个概念叫glocal（即全球化global和在地化local两个英文单词的重新组合），它反映我当时的内心状态：生活的地方在变，但我不变。同时为了在这个世界中心内心强大起来，不至于淹没于都市里边，就找到一个乌托邦的方式面对世界，创作了《我的纽约》等作品。本质上是一种身份的探索和表达。”他热爱纽约，因为它是人类都市文明最前沿的代表，同时又感觉自己并不属于那里；回国之后，第一次到西藏，粗犷的自然风景中渗透着原始力量，立刻让他感到灵魂的战栗，随之发现了自己能和这里产生奇特的共鸣。

披上思考的时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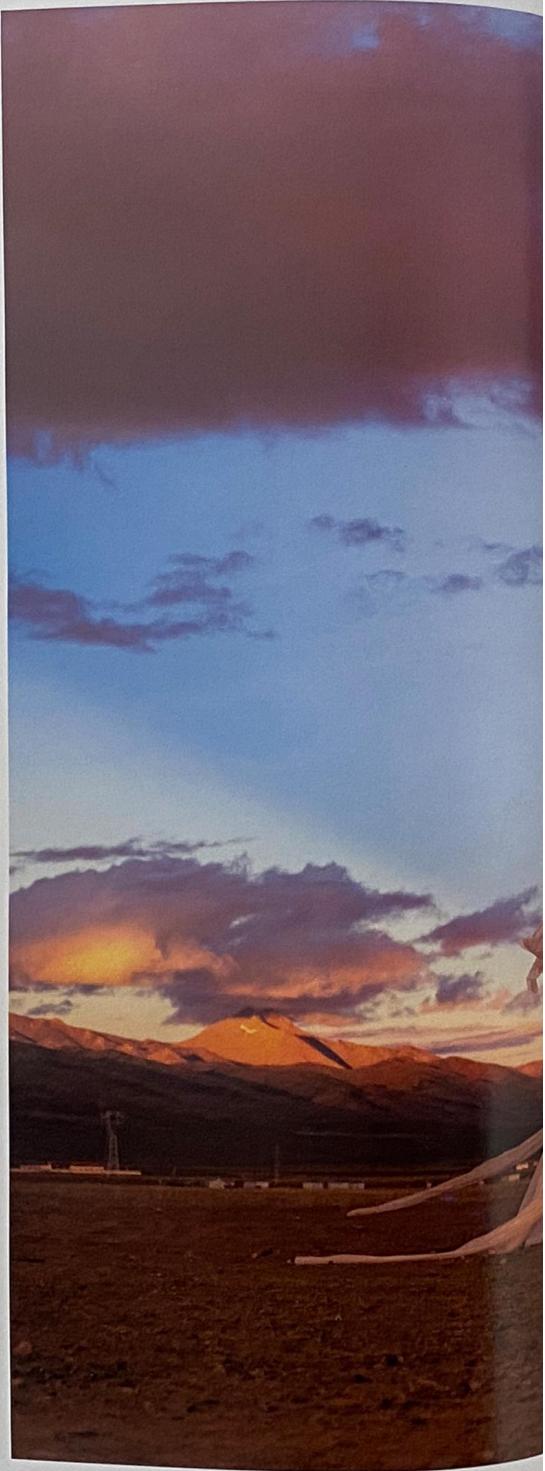
张洹在西藏的创作打破了原有艺术形式的桎梏，将绘画、装置、行为融为一体，而最后又付诸于影像。过程中，团队以拉萨为起点，穿越新藏线，历经45天共创作6期纪录片，纪录片选题从藏地饮食、自然风貌、历史遗迹、壁画艺术和独特的天葬文化展开，颠覆传统艺术创作形式，构建新艺术语言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他告别美国之后重拾行为艺术。得益于多年经验积累和环境触发，他决定将这次“洹洹西游”变成一次创作之旅。

大胆的想法在高原漫游时不断涌现，比如将著名时尚品牌Dior引入到藏地荒弃的烽火台中，在边陲无人问津之地临时搭建了一间概念店，打造出一个后现代的消费奇观，既传递文明的反差，也以超前眼光预判多元文明荒诞聚合的可能，以及重新定义了时尚。

他亲手绘制的店面牌头飘荡于空，宏大的橱窗内陈列着现代Dior品牌与传统藏族的服饰，蕴含着东西时尚文化的碰撞融合，开启后疫情时代下的时尚硝烟大秀。

他穿着一袭白衣在行走中，时而观察秃鹫，时而借助巨大



(西藏，粗犷的自然风景中渗透着原始力量，立刻让他感到灵魂的战栗，随之发现自己能和这里产生奇特的共鸣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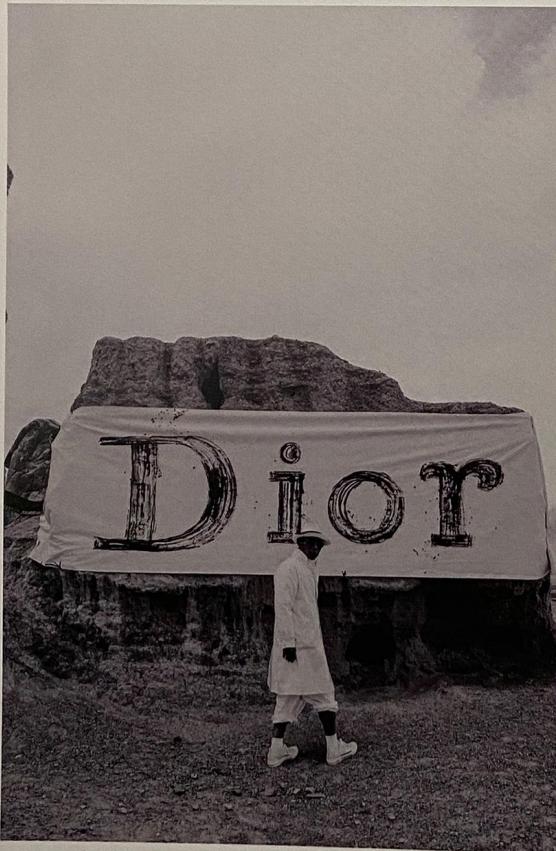


他觉得西藏是另一个世界中心。高海拔容易令人产生对生与死的思考。



L&R 他的西行纪和他现在的创作心态一样，显得特别放松。红色的运用，也呼应着他最新的画作作品“爱”系列。





的玻璃球进行高原“科学实验”，成为偷火者。实验的命题是：人类生活、信仰和自然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统一又矛盾的关系。

在冈仁波齐山脚下的荒原，张洹问羊知马，祈求神灵，带着某种“诺亚方舟”的使命，身披浴血而生般的婴孩般的外衣，或者说简单作为一个向死而生的生命体，去寻找被童年记忆中所遗弃的母体结构，在高海拔的原初之地发出呼唤。

显然，这是将内心潜意识的渴望化为具象的艺术表达，透过影像我们不仅看到“天外来客”般的艺术景观，也似乎可听到悠悠长存的“天问”。在整个艺术表演中，作为个体的人，也就是“我”，是渺小的，而且逐渐消失——这正是张洹深层次的意识蜕变，他认为生命本质并非“我来了”，而是逐渐抵达一种无我的状态，“从大我、小我，到无我。”

回到基本就要好好活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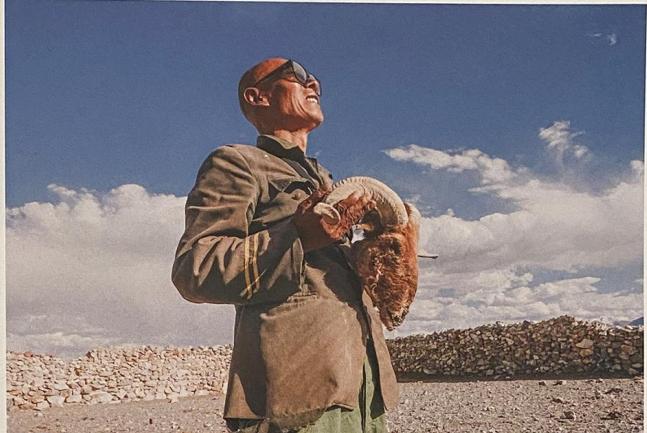
最初的启示还是海拔高度。第一次去，他以艺术家的好奇心去思考一些问题：为什么西藏会有密宗？为什么藏族延续1000多年能保持自身的独特？为什么冈仁波齐神山被称为世界中心？后来他想通了：“就一个‘高’字，海拔决定了高原文化，就像我家乡河南是平原，孕育的是平原文化；放宽一点，上海、纽约、伦敦等都市文化，也和地理元素有关。环境决定了很多东西。而且因为海拔高，人容易缺氧，也更容易引发对生死问题的思考。”

这次西藏之行，张洹团队最初计划走新藏线，一路向西到中印交界处，包括拜访喀什和楼兰古城等地。但突然爆发的边界事件，打乱了安排。他们在拉萨准备了几天，将第一站变更为萨普冰川。抵达时，张洹萌生了一个想法：“为什么不在这儿即兴创作呢？中断多年的行为艺术表演，完全可以和自然、商业等多种元素结合在一起，来呈现万物一体。”

在西藏创作中，张洹打破了以往所有界限，把多种样式融合在一起，包括绘画、表演、装置以及电影元素，全部融会贯通：“我在萨普冰川画画，用的是4米的透明塑料画布，由4个人扯着摊开，我开始画画时，看见神山、冰川就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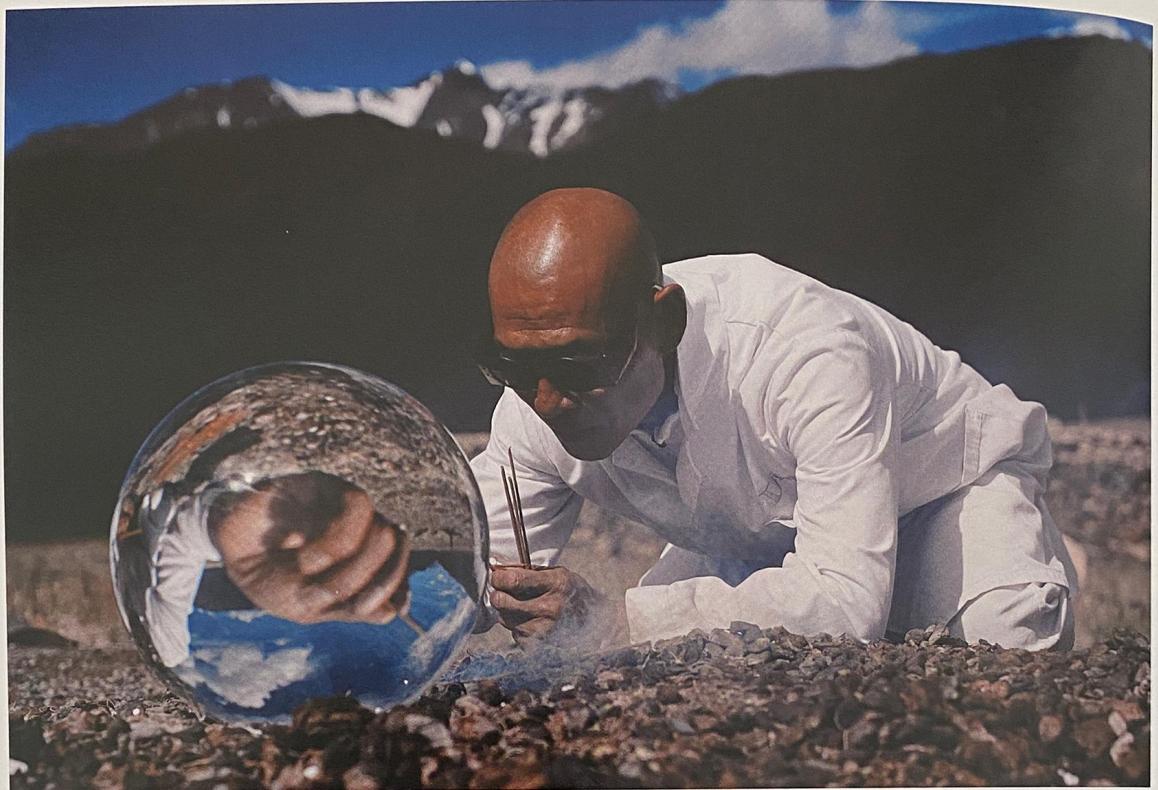
L 张洹将著名时尚品牌Dior引入到藏地荒弃的烽火台中，在边陲无人问津之地临时搭建了一间概念店，打造出一个后现代的消费奇观，既传递文明的反差，也以超前眼光预判多元文明荒诞聚合的可能，以及重新定义了时尚。

R 在西藏创作中，张洹打破了以往所有界限，把多种样式融合在一起，包括绘画、表演、装置以及电影元素，全部融会贯通。



Arbiter Voice

Zhang Huan



大自然经常成为张洹的创作用具，光线可以聚焦、点燃，镜球可以变形，反照出我们平日不轻易看到的一面。

始临摹，如同触摸一样，这种绘画方式跟在纸上完全是两回事，像面对一个大涅槃佛，看到并触摸他，自己就融进去了。所以，那不仅仅是一次绘画创作，是一个行动绘画，或者是个表演中有绘画这样无法定义的创作。”

这次来西藏，张洹第一次在冈仁波齐转山。他如是讲述这次难忘的经历：“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，早上4点多起床，在漆黑如同地狱的环境中前行，感觉天堂边就是地狱，脚很快麻了，身体感到很冷，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……艰难转到最高垭口的时候，突然柳暗花明，仿佛迎来了一次涅槃，身边有人号啕大哭，我看到雪山，忍不住用藏语呼喊。”回魂思索一番，张洹说：“转山就是转生死，转人生，一个精神、灵魂未来式的一个地方，也容易让人返本归原，人回到一个基本，就是要好好地活着。”

我是为谁而画？

根据生活的城市，张洹把自己过去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：“北京时期，我做了早期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主要是行为艺术，比如《12平米》《为无名山增高一米》等，都已成为全球艺术学院的教科书级代表；然后就是纽约时期，作为一个陌生人在大都会生活的阶段，寻找身份认同和表达，《我的纽约》还有《我的波士顿》，就是以一个外来个体视角审视当代都市文明；到2005年，我感觉艺术未来在中国，于是回到了上海，就进入了上海时期：但是很奇怪，工作生活在上海，我却跟西藏挂上钩了，跟佛教文化神秘的力量混合在一起。”

与三座城市、三段创作历程呼应的是三种不同感觉：1995年，张洹在铁笼子感到的是狂躁，1998年在纽约街头披着生肉行走时他内心则带着一丝迷惘，如今在上海艺术工作室中，他逐渐笃定。尤其经过十次藏地旅行后，他感觉更加安静——始终不变的，是他对个体存在状态和意义的思考，孤独或许是难以避免的，但创作正是让人拥抱自身的孤岛，由此使人实现超脱。

两年前，张洹开始了红色基调的绘画创作，命名为《转世革命》。重新拿起画笔之后，他对创作有着更本体论的思考：“我突然思考一个问题：我为谁而画？我今年55岁了，衣食无忧，如果我明天就死掉了，我是在为谁而画呢？几次去西藏，我意识到生命无常，找到了答案：我要为自己而画，为当下而画。”

用佛家话语解释，他这种思想的转变既是漫长旅途中的渐悟，也是藏地赐予的顿悟。

创作这个系列并不顺利，有时张洹的画笔会突然凝滞，但今年疫情时期，他有更多时间在工作室，找回了沉浸的状态：“就好像画面本身忽然安静下来了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符号，就一种颜色红色，这种强烈的醒目的颜色也很安静，里面有一种期待的东西，是一种自然的东西，

自然生长出线条……”

张洹说，这些创作与疫情没有直接关联，而是疫情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状态和气场，绘画作品诞生于一种特殊时期，传达某种微妙思考：“这个系列的画有两种感觉：一是生死追问，到底转到地狱还是天堂？同时有革命意味，末日之后，新纪元可能在一种很静但又激进的状态中产生。”更进一步，这些画源于他几十年的经验落差：“创作时，我会想到两个世界，一个代表人类之初，就是西藏，一个是人类末日图景，直觉会想起疫情期的纽约。”

人类发展的分水岭

疫情最严重的时期，张洹思考创作目的的同时，对于艺术价值也有一个激进、大胆的判断：“我开始觉得艺术这个事一点都不重要，（对于疫情生活重建）也没起到多大作用。”相反，他从艺术家的角度感受到了疫情对于艺术的影响像一个催化剂，会加速艺术创作和欣赏方式的变革。

张洹说：“这次疫情大面积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，甚至可以称得上一个人类发展的分水岭。但仔细想想，疫情暴发之前，我们生活是不是已经变了呢？事实上已经高度互联网化了：我们在网上做展览，孩子们读书在网上……未来会怎样呢？我们想象一下，马斯克脑机互联技术如果成熟了，未来物种一定是崭新的东西了，进入一个智能时代。这么说起来，疫情只是加速这个过程，是契合时机的一种激烈表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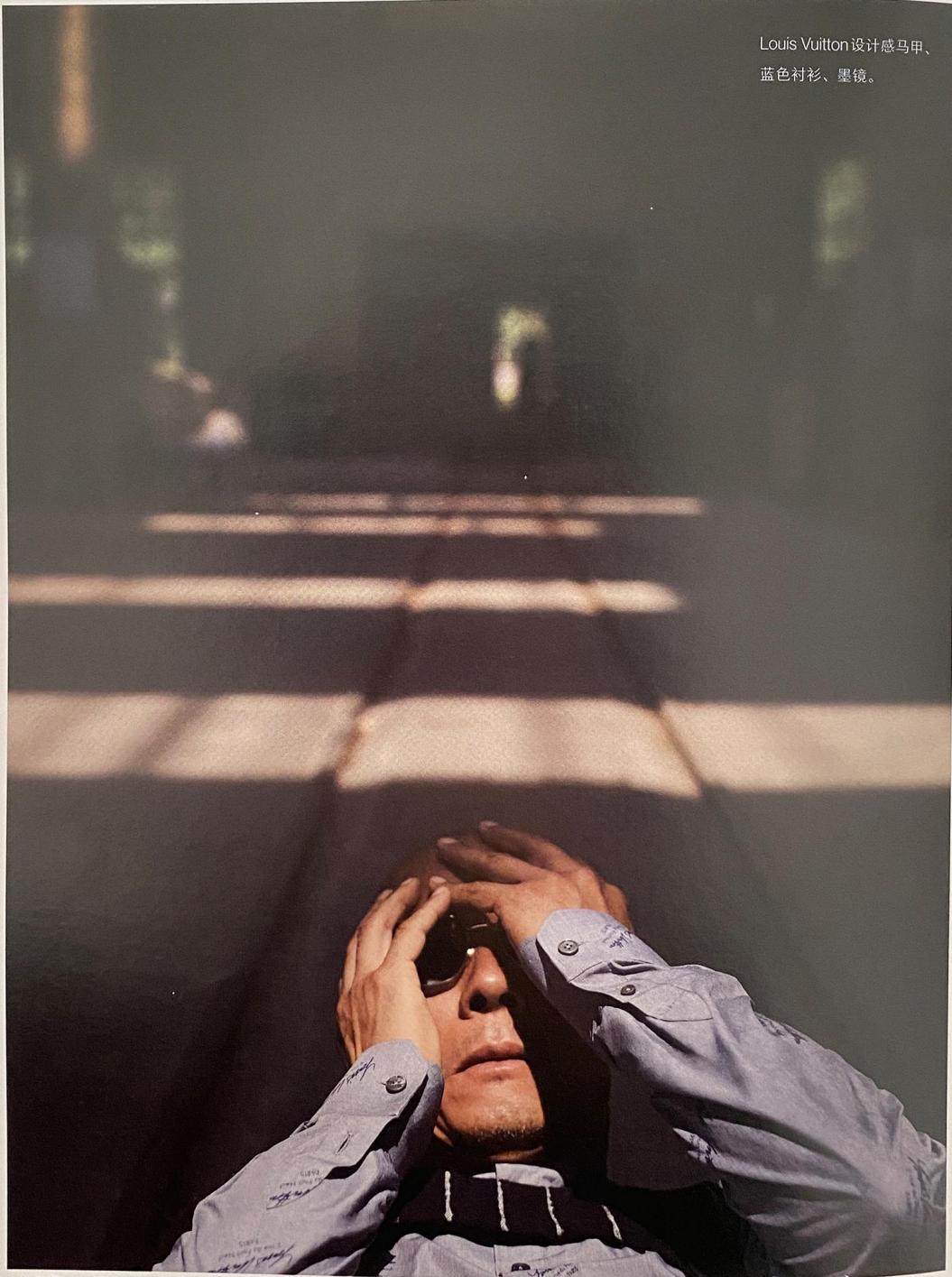
抛开疫情的表象，将审视的焦点放在日趋智能化的时代上，张洹始终认为，艺术家要站在人的立场思考，艺术正是反映人和世界发生关联的一种方式。他再次提到了不久前旅行的片段：在西藏阿里地区寻找原始人的岩画，最后发现规模最大的在无人区，他注意到三种最常见的图案：独角兽、捕猎的人和生殖崇拜。在他看来，既是原始人活动的写实，也体现现实对精神世界的影响。这两者正是艺术诞生的原初动力。

尽管生活受到疫情影响，但旅行依然是马不停蹄。去年春节，张洹回了趟安阳老家，三天后去纽约参加一次活动，返回上海后不久，又前往香港度过了相对静好一个月：爬山，和朋友见面吃饭、聊天，顺便仔细探索了一直好奇的几条道路。然后，又和国内某社交网络合作，去了一次西藏。再次返回上海，平静陡然袭来，他不再想远行，甚至没有出席9月9日自己在俄罗斯冬宫个展的开幕式——尽管这是冬宫首次为中国当代艺术家举办个展，对他个人的艺术生涯而言也称得上重头戏。张洹解释说：

“没去这次冬宫展，因为签证、疫情问题，更重要的是我不想飞行。欧洲很多朋友都去了，我看了照片，很热闹。

30

(创作时，我会想到两个世界，一个代表人类之初，
就是西藏，一个是人类末日图景，直觉会想起疫情
期的纽约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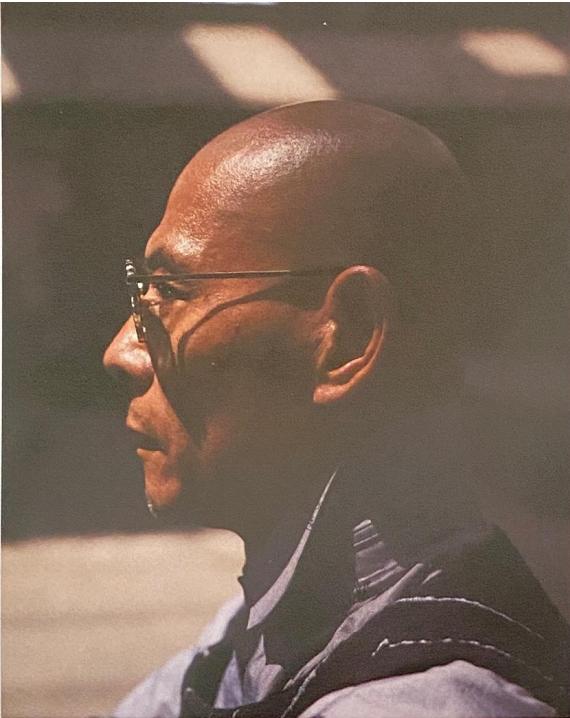


Louis Vuitton设计感马甲、
蓝色衬衫、墨镜。

L&R 张洹工作室的空间宏大，满布各式世界精奇，充分激发艺术家本身的梦想。



Louis Vuitton 黑色衬衫、
黑色西裤、墨镜。



Louis Vuitton设计感马甲、蓝色衬衫、墨镜。

其实不去挺好的。那边媒体没见到艺术家，有一种神秘感，是吧？疫情时期，人去公共艺术空间越来越少，我觉得这在未来就要成为常态。大家如今都生活在云端，欣赏艺术当然也可以在家里，创作也可以，人们跟世界交流的核心，就跟岩画时代一样，回到最初的山洞里边。”

秃鹫展翅破圈

在上海的时候，张洹生活极其规律，在工作室院子里待的时间最久。他早上一到这里就进入全天的工作，早上有时会开部门的例会与创作会，或者接待采访和朋友；中午休息一会儿，一直埋头创作到下午5：30，然后健身一个小时回家吃饭。长期自律的生活，不仅让他拥有完全和年龄不符的健硕身材，也让创作一直处在稳定挥洒的激情中。享受孤岛状态的艺术家，在生活中显然并非一个封闭主义者，他破圈的行动，数年前就已开始。比如他在2018年穿越加州沙漠前往死谷，展开冥思之旅。

破圈，对于一些人而言，是指探索自身职业外的其他领域，为另一个圈层的人群所熟悉——但对张洹来说，这只是艺术创作思路的延伸：从不拘泥于材料、表达方式，到不断突破时空的限制，用更开放的触角，拥抱新时代的载体。他对此的态度是：“这是我与社会彼此了解的唯一直接的途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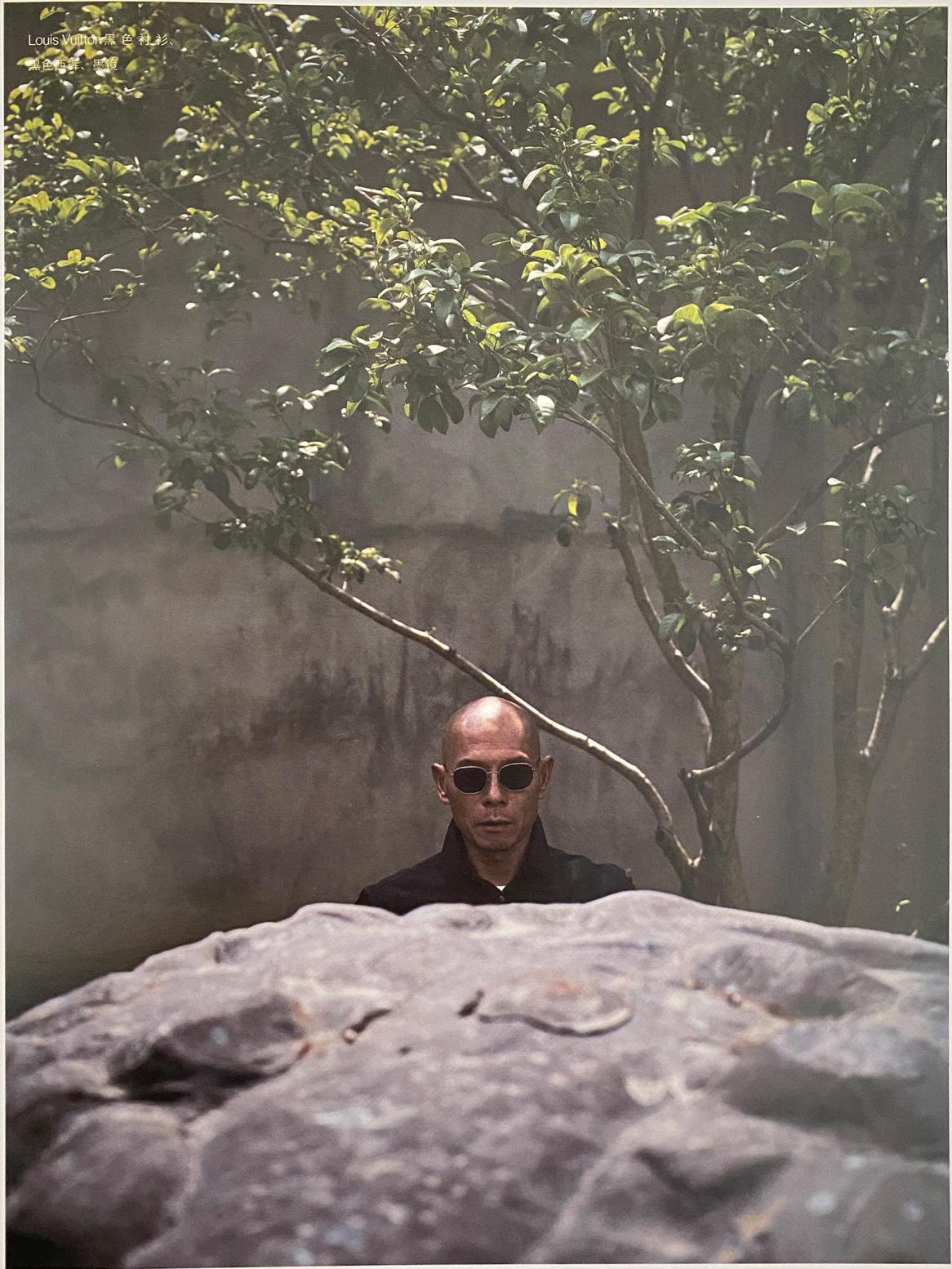
他最近深入藏地的“洹洹西游”，则是多方合作促成的结果，有奢侈品也有社交网络平台。张洹摇身一变，成为“微博大V”，他喜欢这个新身份，甚至表示要努力成为“网

红”，最终如愿以偿——在这次旅行中，拍摄的六期纪录片《爱·张洹的萨普冰川》《张洹的Discovery三部曲》《偷火者》《冈仁波齐的童年》等，都有超高的网络点击率。有网友评论说：“张洹用接地气的方式，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馆之外的另一种可能。”

但不管如何破圈，张洹都希望，能从自己开始，对于未来的艺术创作和人们欣赏艺术的方式，带来一个比较大的转变：“抛开大博物馆、美术馆、顶级画廊什么的，艺术家就把作品，把从思路到形式的创作过程，直接推给民间，从圣殿拉给吃瓜群众，这种落差本身就能称为一种艺术表达。这次拍的西藏短片基本是这样的，通过社交媒体来传播，产生即时的互动。”

艺术工作室最初搭建之际，他曾经野心勃勃要打造一个庞大的“艺术工厂”，将艺术和工业链接起来，如今看起来像是工业中国急速前进的观念缩影；而如今，他的观念又更新了：“我未来的理想是把工作室打造成一个网红工作室，创作方式都会跟着变。现在正在创建我们新的拍摄团队，采购小剧组设备，然后以短片、直播或实验戏剧的方式跟大家见面。”

张洹说，现在自己心态上特别开放，不管是社交网络还是网红，这些媒介和概念，对他而言都可以糅合进创作中，而本质上讲，这种破圈的尝试就是感受和表达落差——将驳杂的信息反馈乃至整个时代的扰攘，看作风动、幡动，但自己的心不动即可。但不动又不是意味着不变，他在看似平静的气流中，展开了秃鹫的翅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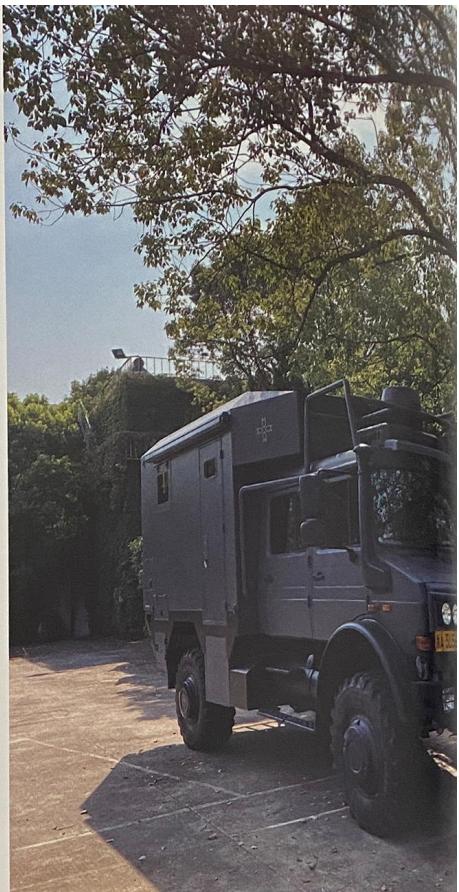


往后，张洹想把创作直接推送到民间。

Arbiter's Choice

Odd Choice 独特喜好

奔驰改装 ARMADILLO 重型高轮越野定制专车，和团队经历这次西藏行拍摄，装备及配置均顶级操控，征服荒野地形不二之选。而且外形奇特，同时像一件硬派艺术品。



On Creativity 艺术仓库

由三个超大型老式仓库改建，集合储藏、改造、研发、组装等巨大作品创作功能。配合艺术家本人无边界的创作。



New Artwork 疫情期间新作

名为“爱”的新系列用了明显统一的红色作主调。本意并非特别因疫情而作，可疫情又无可避免组成了艺术家生活的一部分。这可能令人想到两个世界，一个代表人类之初，就是西藏；另一个是人类末日图景，会想起疫情期的纽约。

